

面对黑色美国梦的思考与抉择

——评彼得逊的《跨出一大步》和汉丝贝里的《阳光下的干葡萄》

张 冲

美国著名黑人剧作家彼得逊的名作《跨出一大步》(以下称《跨》)和著名黑人女剧作家汉丝贝里的获奖作品《阳光下的干葡萄》(以下称《葡》)分别写于1953和1959年。其时,美国的黑人戏剧正紧随着黑人小说、黑人诗歌的步伐开始发展,以自己独特的气势和艺术力量进入了美国戏剧的“圣殿”:百老汇。美国黑人戏剧有其特定含义,它指的是由黑人剧作家创作完成,反映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特别是黑人问题的戏剧。在此之前,美国的戏剧舞台上已有相当数量的由白人剧作家创作完成的“关于人”的戏剧,其中不乏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强烈艺术感染力和作品,如奥尼尔的《琼斯皇》和《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思考和认识。然而,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美国黑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痛苦、奋斗、喜悦、思考等的戏剧,还是由黑人剧作家们完成的。他们的戏剧集中反映了美国黑人对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反映了黑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及自身的批判,反映了剧作家本人在探索黑人在美国社会的位置、以及如何在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又保持黑人自身的种族和文化特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思考。《跨》《葡》两剧正是这样的两部代表作品。

路易·彼得逊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亚

特兰大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入耶鲁大学学习,最后在纽约大学获硕士学位,主攻戏剧创作,做过专业演员。他的《跨出一大步》1953年9月在百老汇上演,被评论家认为“预示着黑人戏剧的新纪元”^①。该剧围绕一个生活在白人社区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展开,主人公斯宾塞是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在学校里一向与白人同学相处很好。到了要举行成年舞会时问题出现了:其他同学都找到了“伙伴”,只剩下斯宾塞孤身一人,这使他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接着,他又因在历史课上顶撞老师而被停学一周。这一内一外的打击,使斯宾塞决定切断与所有同学的往来。他的决定没有得到在银行当职员的理解,父母与儿子之间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其间,家中唯一理解并支持斯宾塞的“祖母”去世,使斯宾塞失去了唯一的朋友。全剧以主人公在同学们的聚会上认真而又彬彬有礼地请大家今后不要再去“打搅”他而告终。

如果说《跨》剧反映的是一个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黑人重新退出这个社会的话,汉丝贝里的《阳光下的干葡萄》则描绘了正要进入这一社会的黑人家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抉择。剧中的沃尔特一家属下层中产阶级,三代人长期住在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区。沃尔特整天想的就能有一大笔钱,好去投资一个酒店,以此致

富。这时,“妈妈”的一笔保险金到期。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使全家人万分欣喜,各人打起了各自的算盘。但钱是“妈妈”的,“妈妈”决定留一部分给女儿贝莎作为上医学院的费用,其余的全用来实现自己毕生的梦想:在白人社区买一幢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当社区的白人邻居们得知将有黑人住进来后,便派出“邻骂委员会”的代表找到“妈妈”和沃尔特,提出以高于原价的优惠条件将主权买回去。全家人严辞拒绝。可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沃尔特悄悄将用作妹妹学费的那笔钱交给了一个朋友,让他去投资开酒店,没想到那朋友拿了钱就不知去向。是将已购置的房产按白人社区派来的那个“代表”提出的优惠条件卖出去,保住那一半的到期保险金,还是不顾一切,搬进买下的房子,并在日后以加倍的努力来还清购房的分期交付款项,全家人就此展开了争论。最后,是自尊和决心占了上风,“妈妈”带领全家搬出了黑人社区。《葡》剧于1959年3月在纽约上演后立刻受到广泛的注意和好评,并成为美国戏剧史上第一部获得纽约剧评家奖的由黑人女剧作家创作的戏剧。

从情节主线看,《跨》《葡》两剧恰好形成一个既鲜明对照又相互补充的整体;从情节性质看,似乎应该是《葡》剧在先,《跨》剧在后,完整地全面地反映了美国黑人对自身在主流社会的位置的探寻与思考。《葡》剧中的沃尔特一家为实现进入白人社区的梦想苦苦奋斗,尽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途依然渺茫,他们毕竟成功了,他们在白人威胁利诱面前保持了黑人民族的自尊,坚持把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段情节,正好反映了当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并在反对以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为特征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初步胜利的情景。搬出黑人社区,搬进白人社区,象征着黑人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了原先只由白人占据的主流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而这正好就是《跨》剧的起点:从家境上看,斯宾塞已完全属于中产阶级,他不愁吃用,和白人孩子一样上学,还在家里学习钢琴,从事着以往只有白人才从事的艺术追求。这表明,黑人民族已不仅在物质上,而

且在精神上,开始全面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但是《跨》剧并没有停留在这点上,恰恰相反,它以此为起点,将思考和行动推向新的境界和深度。主人公斯宾塞面对的是《葡》剧中的人物尚未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进入白人社区之后怎么办?主流社会能接受自己吗?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等等。其实,《葡》《跨》两剧的情节已明白地告诉观众,黑人要真正与主流社会融合,至少从两方面看是困难的:首先是主流社会对“新”成分的拒斥。这种拒斥可以表现为不加掩饰的敌意,如《葡》剧中代表白人社区的林德那样,以恐吓相威胁,以金钱相诱惑,千方百计要阻止黑人进入他们的“领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拒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剧中那种无意识的、看似十分“自然”的冷落。在该剧中,斯宾塞的白人同学除极个别的以外,对他都那么彬彬有礼,亲热友好,对斯宾塞的母亲也表示出应有的尊重,人们很难把这样的人称为“种族主义者”。但是,在找朋友去舞会的关头,却没有一个人来找斯宾塞,完完全全把他从圈子中排除出去了。正是这种无形的、无意识的拒斥,对人的心理和情感影响更大更深。困难的第二方面来自黑人自身。作为一个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民族,黑人有着特别强烈的自尊和个性意识,这种自尊和个性意识一方面激励他们要进入主流社会,站到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上去(如《葡》剧中的“妈妈”),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白人所象征的主流社会产生着拒斥作用,《跨》剧中的斯宾塞就是一个例子。面对白人社会的冷落,他选择了与主流社会割断联系的做法,以坚持黑人民族的个性和尊严。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选择。表面看来,《葡》《跨》两剧的情节似乎划出了一个圆圈:即从进入主流社会到退出主流社会,而且《跨》剧剧名所预示的那“一大步”,似乎只是回到起点的一步。其实不然。《跨》剧所跨出的那一大步,不仅不是向后回到起点的一步,而更是迈向黑人种族个性意识和尊严迈向更深层次上的觉醒的一大步。

在争取社会地位、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中,美

国黑人的目光是双向的，他们既向着过去又朝着未来；他们在历史中寻找自己的根源，发掘本民族昔日的荣耀，从祖先和故土中寻找文化渊源，寻求激情、自豪和力量。这一点《葡》剧表现得特别明显。沃尔特的妹妹贝尼莎有个同学叫阿萨盖依，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他们在剧中的第一次会面（一幕二场）就十分耐人寻味：阿萨盖依送给贝尼莎几张非洲音乐的唱片和一件尼日利亚妇女穿的色彩斑斓的长裙。值得注意的是，阿萨盖依不仅用明确的语言告诉“妈妈”自己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还进一步点明了自己出身于约鲁巴部族，并毫不掩饰对自己根源的自豪感。他和贝尼莎在三幕一场中有一段对话，谈起了他的祖国，谈起了祖国的光荣历史和苦难落后的现实，谈起了非洲人民的觉醒以及他要献身于改变祖国命运的斗争的决心。他请求贝尼莎跟他一起“回家去”，即回到非洲，回到尼日利亚；他把贝尼莎称为“新大陆的年轻生命”，他眼里的“新大陆”，不是美洲，不是美国，而是“大洋那一边”的非洲。他满怀憧憬地许诺贝尼莎，“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山岳星辰，请你喝葫芦汁做成的清凉饮料，教会你我们人民古老的歌曲和习俗，……”这种强烈的寻根欲望和民族自豪感，构成了美国黑人强烈的自尊自信的基础，也决定了他们要坚持种族个性、不肯轻易认同于所谓主流社会的特点。而黑人要为自己而斗争的勇武精神，在二幕一场的一个极具典仪色彩的片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时的舞台上，观众们能听见非洲战鼓隆隆作响，看见在想象中被称为“燃烧的长矛”的沃尔特挥动手里的长矛，高呼“雄狮正在觉醒”，为“伟大的时代”而冲锋。整个片段以一种古老的雄浑和略带原始气息的野蛮，给观众以强烈的震动，十分明确地表现了黑人为光辉明天而战的决心与勇气。

追寻根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力量以改变现实、实现未来的梦想。美国社会自我标榜为种族大熔炉，人人靠平等竞争、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社会地位。这就是“美国梦”的全部含义，也是大多数美国黑人追求的目标。《葡》《跨》两剧以相当

大的篇幅，反映了剧中人物所代表的美国黑人为实现美国梦而进行的努力。《葡》剧中的沃尔特是一个典型，他身处下层中产阶级，日夜所想的的就是如何发财，朋友因投资办干洗店而年收入十万，使他羡慕不已；当他得知“妈妈”将得到一笔到期的保险金时，立刻就盘算如何用它去“投资一个酒店”。“钱”成了“美国梦”的代名词。沃妻露丝认为贝尼莎不该冷落其男友乔治，对贝尼莎说他“很浅”不以为然：“浅？——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有钱着呢。”当贝尼莎表示对钱不屑一顾时，露丝竟茫然不解地问：“那——男人有什么素质才能让你满足呢？”（一幕一场）《跨》剧中的莱蒙夫妇更是含辛茹苦，默默忍受巨大的体力及心理折磨，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出人头地，进大学，跻身上流社会。

然而现实毕竟是无情的。正如米勒《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至死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一样^②，《葡》《跨》两剧的主人公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代价。沃尔特和妻子没日没夜地干活，也仅够维持一家最起码的生活，离实现美国梦差距尚远，随着沃尔特悄悄“挪用”的那几千美元被骗而变得分文不剩，他们的美国梦便象泡沫一样破灭了。相比较之下，《跨》剧中的莱蒙一家似乎已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梦想，可他们为此却要付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沉重的代价：人格和自尊。正如莱蒙对儿子所说的：“我们一辈子都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在银行里，我每天都听着那些家伙议论黑鬼如何如何，拿黑人开玩笑——我忍了——我不能丢饭碗——保住饭碗，才能让你要什么有什么”（二幕一场）。二幕二场中梅依（莱蒙的妻子）对斯宾塞的一番话，更明白不过地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作了脚注：“你想哭的时候得笑，你想一刀捅进他们的后背心，可还是得朝他们笑”，“明知自己的儿子能站着走路，并且能走得很好，却还要让他在地上爬。”莱蒙夫妇忍受这一切的屈辱和痛苦，为的是在儿子一代实现梦想，真正改变黑人的社会地位。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黑人在美国社会的位置，而美国梦的实现似乎不但不包括黑人地位的根

本变化,反而是以此为代价的。难怪梅依遵遵告诫儿子,要“明白自己的身分,你是一个黑孩子——这就是事实——你不能对白种女人回嘴,不论她说了我们些什么。”(二幕一场)莱蒙还用也对儿子循循善诱,“别把周围那些杂种放在心上,别理他们,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他们不同你玩,就滚他们的蛋——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瞧——你有书,你有音乐,……”“那些混帐老师说的话你也别介意,最重要的是你要毕业,赶快从那个混帐学校脱身,他们说了不中听的话——就当没这回来——因为你是要上大学的。”(二幕一场)这就是说,无论黑人能在经济、物质方面取得什么进展,他们的社会地位将永远低于白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梦,不仅对黑人来说更难以成为现实,而且可能根本就不是黑人能做的梦,它根本就不属于黑人。

从美国梦中醒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望的破灭。在《葡》剧卷首,汉丝贝里意味深长地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题为《致母亲·感谢您给了我这个梦》的诗行:

梦迟迟不实现将会怎样?
会不会象阳光下的干葡萄——
晒干瘪掉?
还是象溃瘍的创口
化浓流淌?
会不会象腐肉一样发出臭味?
还是象糖稀一样——
结出硬壳有更甜的味道?

或许就象一担重负
松开散倒。

或许,它要起爆?^③

取自该诗的剧名《阳光下的干葡萄》再明显不过地告诉观众读者,象“干葡萄”一样的美国梦,不实现就会变质,就会消散,更有可能“起爆”,引发大规模的黑人运动浪潮。

值得指出的是,《葡》《跨》两剧并没有满足

于简单反映黑人对美国梦的追求和美国梦的破灭,而是迈出了更有意义的一步,向美国梦本身发出了质询,向对美国梦的追求表示了疑问。在《葡》剧中,汉丝贝里塑造了“妈妈”和贝尼莎两个人物,她们对金钱的态度与沃尔特等人的形成鲜明对照。作为黑人女性,“妈妈”当然有自己的梦,那就是用自己的钱在白人社区买下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本身就象征着黑人争取平等生存权、拥有并行使选择权的要求,与《跨》剧中的莱蒙夫妇不同的是,“妈妈”不是靠牺牲尊严,牺牲黑人的地位来换取梦想的实现。恰恰相反,她是凭借对这种梦想的追求,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地位,确立自己作为黑人的种族尊严。正因为如此,在遭受意外挫折时,她的反应与沃尔特截然相反:沃尔特急于找回被自己赶走的白人社区代表,接受对方买回房产权的建议,而“妈妈”则义正辞严地训斥道:“儿子——我家祖上五代都是当奴隶、当佃户的,可从来没人给我们送上几个钱就能对我们指手划脚,说我们不该在这世界上行走。我们从没有下贱到那个地步,我们的心还没死到那个份上。”(三幕)最后是“妈妈”的话唤起了沃尔特内心深处的种族自尊,唤起了他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尽管在剧中最后拒绝林德的是沃尔特,真正的原动力却来自他的“妈妈”。

坚持拥有并行使选择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黑人的种族个性及其寻求自己在美国社会的位置的努力进行刻画,则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这两部戏剧的主题思想和意义。如前所说,两剧不仅对黑人能否实现美国梦提出怀疑,更对美国梦的本质发出疑问。从莱蒙一家的情况和莱蒙本人的台词中可以清楚看到,所谓“美国梦”,所谓“种族平等”,其实是以取消黑人作为种族个体的地位、将黑人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完全同化于白人为基础的。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的确有一部分黑人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进入了所谓的“主流社会”,成了如莱蒙一样的中产阶级甚至中产以上阶级一员,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认同。而《葡》《跨》两剧则借剧中人物之口,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

《葡》剧中的贝尼莎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世上比有钱的白人更势利的就只有有钱的黑人了”(一幕一场)。二幕一场中,剧作家又通过她明确表示了对希望进入主流社会的黑人的不满,说她:“最痛恨黑人中的种族同化论者!”即那些“宁愿放弃自己的文化,将自己沉浸于主流文化之中,也就是压迫者文化之中”的人。《葡》剧中贝尼莎的这些观点,正是《跨》剧中斯宾塞的所做所为:面对将他日益排除在外的白人世界,斯宾塞采取了主动退出的举动。他将心爱的棒球用具全送给了白人同学,又将心爱的集邮本送掉,最后在母亲梅依为拉拢他的同学而举办的冰淇淋聚会上当众宣布,“我把大伙都请来,为的是向大家说声再见,这是因为我觉得不会有时间出来玩了。…所以请各位帮帮忙,都别理我,让我一个人干自己的事”(二幕三场)。尽管他的同学们可能并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可能他们在对此表示赞同时所想的不过是答应了朋友的一个请求,可在斯宾塞看来,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与其让他的白人同学将他彻底排除在朋友圈外,不如自己主动选择,用他的话说,“我不过是赶在他们对我说出这句话之前,自己先对他们说了”(二幕三场)。这一片段清楚地表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某些个人的恶意,而是一种潜意识,它比个人或团体的罪恶更为隐蔽,更难以对付。斯宾塞面对这种无形的歧视和隔离所采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葡》剧中的“妈妈”要进入白人社区的决心是相通的:黑人作为一个种族,应当拥有为自己选择未来的权力,无需他人指手划脚,也不能屈从他人的压力。而《跨》剧正是在少年斯宾塞进入成熟的历程之中隐含了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个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

要有选择的权力,要有选择的自由,要坚持黑人的种族个性,要使黑人在社会上占有相应的平等的位置,《葡》《跨》两剧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其情节也是围绕这根主线展开的。但是,这在整个黑人民权运动中才是一个开头。拥有了选择权,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进入了主流社会,占领了属于自己的一块阵地,这固然意

义重大,可只是一个前奏。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黑人的美国梦,道路还十分漫长。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剧作家在这两部相对来说并不太长的戏剧中提出满意的结论。但《葡》《跨》两剧的结尾本身,却引起了观众和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葡》剧从表面上看,“妈妈”一家三代最终搬出黑人区,表现了黑人向白人社区所象征的主流社会挑战的勇气和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决心,多少给观众以“胜利”和“喜悦”的感觉,但事实上它留下的是一大堆的不确定:搬进新居后白人居民会采取哪些行动?沃尔特一家经济上有能力支付每月购房的分期付款吗?他们同白人社区中的邻居如何相处?他们能从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坚持黑人种族的特性吗?能不能保证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不被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吞噬或同化?其实剧作家本人也没有答案。但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据说汉丝贝里曾为该剧设计了一个结尾,即全家人在新居里紧张地准备应付白人组织的进攻,这样就更尖锐地将“进入白人社区后怎么办”的问题放在了观众的面前。但目前的结尾也许更具普遍意义,因为白人的进攻可以不仅是具体的、暴力的、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更可以是无形的、精神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进攻。《跨》剧的结尾也是这样。斯宾塞把他的白人同学全打发走了,梅依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斯宾塞答道:“我不知道,妈妈,我不知道”(三幕三场)。这就为全剧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尾,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退出了白人社会,下一步该怎么走?主人公斯宾塞没有回答,剧作家彼得逊也没有回答,问题都留给观众和读者了,强烈的不确定感也留给他们了。正是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感,正是这种要由观众和读者自己提出并自己解答的问题,才使这两部黑人戏剧的意义超出了仅仅真实反映美国黑人生活的范围,成为不仅是美国黑人戏剧,也是整个美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作品。

注释:

① 见 L. Patterson: *Black Theater*, Introduction, xi 页。

② 汉丝贝里后来提到了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对她的影响。见

赵萝蕤教授荣获中美文学交流奖

旨在奖励在中美文学译介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和学者的中美文学交流奖,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揭晓并颁奖,包括我校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在内的六位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荣膺此奖。在获奖者中,杨宪益和沙博里在英译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方面成就突出,赵萝蕤、李文俊、董乐山和胡允桓则在汉译美国文学作品方面卓有建树。

中美文学交流奖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的,并由设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唐文化研究基金会提供赞助。此次评奖是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广泛的遴选和严格的评比,因而可以说获奖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当代汉英、英汉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准。颁奖仪式上,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冯立三介绍了每位获奖者的主要成就,王佐良教授代表评委发言,称获奖名单是一个高水平的名单。此次颁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暨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主办,并得到美国友人、著名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Covey)先生的赞助。

在六位获者中,赵萝蕤教授是唯一的女性。她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翻译了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此次以忠实地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朗费罗的《哈依瓦撒之歌》和惠特曼的《草叶集》获奖。值得提及的是,199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建校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向建校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七位校友颁发“专业成就奖”,在获奖者中赵萝蕤教授名列首位。此次荣获中美文学交流奖是赵萝蕤教授获得的又一殊荣。(刘树森)